



# 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巴 别 尔 短 篇 小 说 集

[苏联] 伊萨克·巴别尔 著 戴骢 译

Конармия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巴 别 尔 短 篇 小 说 集

[苏联] 伊萨克·巴别尔 著 戴骢 译



图书代号：WX17N07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骑兵军：敖德萨故事 / （苏）伊萨克·巴别尔著；  
戴骢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8

ISBN 978-7-5613-9329-1

I . ①骑… II . ①伊… ②戴…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苏联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7441 号

**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QI BING JUN AO DE SA GU SHI

[苏联] 伊萨克·巴别尔 著 戴骢译

---

责任编辑 焦凌  
特约编辑 曹雪峰 张立康  
责任校对 高歌  
装帧设计 好谢翔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50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329-1  
定 价 49.80 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029) 85303879

## 译者序

### 星星重又升起

20世纪50年代，有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美作家座谈时，有位美国作家问这位团长，何以长久不见巴别尔发表新作，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他怎么了？团长回答说，巴别尔挺好，我此次访美前夕，还在苏联作协见到他，交谈了好一会儿，他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见团长如此回答，便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了，因为他风闻巴别尔已不在人世，死于肃反运动。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所编造的这个活灵活现的谎言成了笑柄，不仅在美国，更在后来的苏联。

1953年斯大林撒手人寰后，苏联政府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世人方渐渐得知巴别尔于1937或1938年被捕，罪名是“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并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在严刑拷打下，巴别尔违心地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但他在最后的陈述词中申诉自己无罪。他说：“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这个请求是天真的。他于1940年（爱伦堡在其回忆录中说是1941年）1月27日凌晨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诺夫监狱（一说是西伯

利亚监狱)中被枪决。终年四十七岁。

巴别尔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对高尔基的简短颂文后，就此在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他入狱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在苏联被全部、彻底地封杀。后人大都已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一位名叫伊萨克·埃曼努依洛维奇·巴别尔的犹太作家以及他写的作品了。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巴别尔在苏联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他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无论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当时的苏联作品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独独巴别尔把作家的观察力投注到具体的树木上。他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小说中有不少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都是原封未动的）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和病态化了的，他还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

其次，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恐怕只有巴别尔了。海明威读过巴别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一封信中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

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了巴别尔，读过他的《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作品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

由此可见，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约翰·厄普代克语）。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鼹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3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陨落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1957年，他的《骑兵军》及其他作品重新在苏联出版，并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苏联及国外广为流传，折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2001年11月，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莉娅经长年不懈的努力编辑而成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这个集子汇集了巴别尔所写的全部短篇小说、两个剧本、日记、新闻报道及其他文稿，厚达一千页。

《伊萨克·巴别尔全集》震动了欧美国家的读书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给予他的《骑兵军》以五颗星的最高评价，仅一家书店便销售了669,281册。约翰·厄普代克在2001年11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详介巴别尔的生平、创作道路及艺术特色，称他的小说为“雄文”，“如闪电，如一眼不眨的目击者”。

20世纪的一代文豪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享有散文难以企及，好像只留给诗的荣耀。

美国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20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巴别尔小说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牢牢确立了。巴别尔这颗陨落的明星重又升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破云而出，持久地发出晶莹、清幽的光。

\* \* \*

中译本《骑兵军》《敖德萨故事》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上海雅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为了满足部分读者阅读和收藏需要，将两册合为一本，希望读者们能喜欢。

戴骢

补记于上海

2017年4月

# 自 传

我于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父亲是犹太商人。在父亲坚持下，我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经》、《塔木德》<sup>①</sup>。家里管束极严，使我度日如年，自早到晚，逼着我学习许许多多知识。学校成了我的休息之所。我的学校是以尼古拉一世皇帝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有外国商人、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等人的子弟，以及沉湎桌球的大龄青年。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跑到港口的天桥上去玩，或者去希腊咖啡馆打桌球，或者去莫尔达万卡的酒窖喝廉价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这所学校我之所以永志难忘，还因为那位教授法语的m-r法拉束教师。他是布列塔尼人，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祖国的语言——法语，使我得以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使我得以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亲密相处，并从十五岁起即用法语写作短篇小说。写了两年时光，然后就放弃了；在我笔下，农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乏味，只有对白写得还算成功。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处境之狼狈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没有居住权，见警察

---

① 《塔木德》是犹太教口传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就得逃，我寄宿在普希金街一个邋遢的、终日醉貌咕咚的酒保的地窖里。自1915年起，我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到处都将我拒之门外，所有的编辑（如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和波肖等）都劝我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于1916年年底，去见了高尔基。这下见对了——我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至今天我每提起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就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他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这几个短篇小说，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1001条），他教会了我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还可以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我写得非常蹩脚，于是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打发我到人间去。

这一去就是七年，由1917年直至1924年。在这些岁月里，我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1923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把我文学工作的起始之日定在1924年初，那时《列夫》杂志第四卷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盐》《家书》《多尔古绍夫之死》和《国王》等。

伊·巴别尔

# 目 录

## 骑兵军

- 泅渡兹勃鲁契河 / 3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 6  
家书 / 10  
战马后备处主任 / 16  
潘·阿波廖克 / 19  
意大利的太阳 / 28  
基大利 / 33  
我的第一只鹅 / 37  
拉比 / 42  
通往布罗德之路 / 46  
机枪车学 / 49  
多尔古绍夫之死 / 53  
二旅旅长 / 58  
萨什卡·耶稣 / 61

- 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 / 67  
科齐纳的墓葬地 / 74  
普里绍帕 / 76  
一匹马的故事 / 78  
政委康金 / 83  
小城别列斯捷奇科 / 88  
盐 / 92  
夜 / 97  
阿弗尼卡·比达 / 101  
在圣瓦伦廷教堂 / 109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 114  
两个叫伊凡的人 / 122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 130  
寡妇 / 132  
札莫希奇市 / 137  
叛变 / 141  
契斯尼基村 / 146  
战斗之后 / 151  
歌谣 / 156  
拉比之子 / 160  
千里马 / 163  
吻 / 170

## 敖德萨故事

- 敖德萨 / 179  
国王 / 185  
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 / 193  
父亲 / 204  
哥萨克小娘子 / 215  
带引号的公正 / 223  
日薄西山 / 230  
弗罗伊姆·格拉奇 / 243  
养老院的末日 / 249  
卡尔-杨克利 / 259  
我的鸽子窝的故事 / 269  
初恋 / 282  
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 / 290  
在地下室里 / 297  
醒悟 / 308  
德·葛拉索 / 317  
我的第一笔稿费 / 322  
莫泊桑 / 333  
路 / 343  
“伊凡和玛丽娅号” / 352  
线与色 / 366

# 骑 兵 军



## 泅渡兹勃鲁契河

六师师长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sup>①</sup>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

---

① 有两处地方称沃伦。一是沃伦台地，古时属波兰立陶宛王国，沿德涅斯特河左岸分布，地表为河谷所切割呈长丘、干沟地形。一是沃伦领地，系公元9至18世纪历史地区，地届今乌克兰及波兰交界处。——编注

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被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动着，收拾掉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